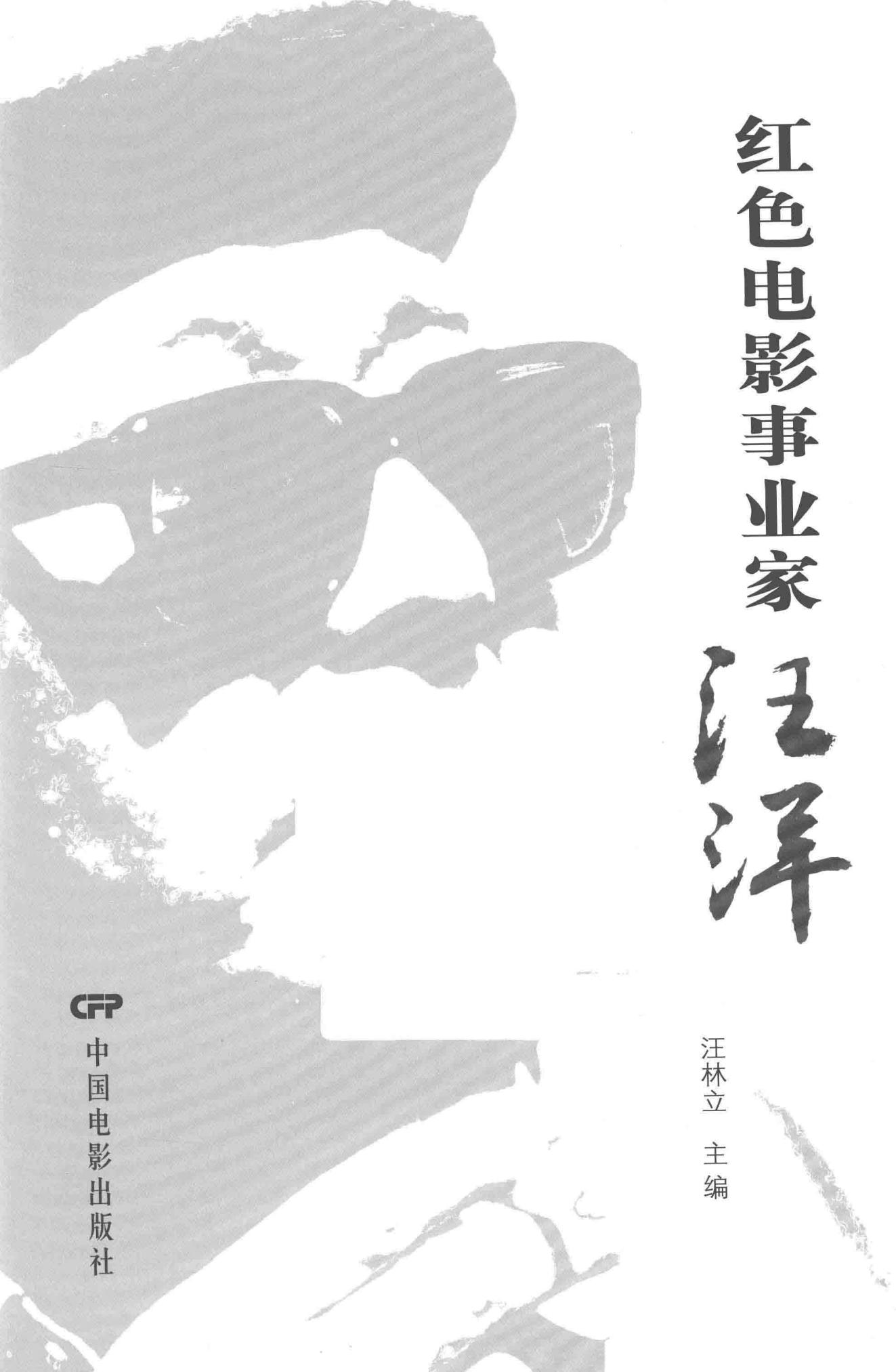


红色电影事业家

汪洋

汪林立 主编



红色电影事业家 汪洋

汪林立 主编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电影事业家汪洋 / 汪林立主编.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2

ISBN 978-7-106-04419-0

I . ①红… II . ①汪… III. ①汪洋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0809号

红色电影事业家汪洋

汪林立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29

电话：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张/26.75 插页/2 字数/5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419-0/K · 0190

定 价 68.00元

序：

红色电影“大亨”

——记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汪洋

苏叔阳

1983年初春，一个美国电影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谈笑风生地引领各位代表在阳光明媚的厂区漫步，给他们介绍那条人工搭成的明清风情街，请他们观看录音、剪接等设备，顺便又请他们到各个摄影棚里看看拍戏。然后，坐到小放映室里，请他们看几部新近摄制的影片。这些走南闯北、见过大阵仗的电影行家们吃惊了：

“啊哈，原来你们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制片厂。”

“上帝啊，我要到这儿来拍片。”

“我觉得我现在是个中国人了，怎么样，先生们，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吗？”

一位白发苍苍的电影艺术家拥抱着汪洋，激动地说：“先生，您是位大亨，红色的电影大亨。”

这位“大亨”哈哈大笑，亮起粗嗓门说：“我欣赏这位先生的幽默。我领导着一个大电影厂，可我不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也不是制片商。我这儿从剧本创作到制成拷贝，配套生产，还有一个演员剧团，外加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是艺术创作基地，又是生产基地，很像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制片公司。可是，现在你们那儿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制片厂了，导演、演员、编剧都组成公会，由制片人和他们订合同，人与人都是以金钱为纽带。我这儿不同，是五脏俱全的电影厂，有雄厚的创作和生产能力，人和人之间不是金钱的关系，大家共同努力生产影片。每一部好影片的诞生都给全厂带来荣誉感和自豪感。我以为这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同不少欧美及日本的电影家们谈过，他们都很怀旧，留恋过去的制片厂，喜欢像我们这样的一条龙生产的制片厂。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同他们一样怀旧，但我愿意同每一位真诚的艺术家合作，提供强大的技术条件，各位以为如何？”

他的话引起一阵热烈掌声，几位自称“小导演”的女士、先生激动地流下热泪，感谢这位电影“巨头”，如此了解他们念旧的心，让他们度过了“来中国最激动最有收获的一天”。代表团团长宣称，汪洋的外交家风度征服了他，特意赠给他导演公会的象征——一只导演的小板凳，说：“汪洋先生一定也是位了不起的大导演。”艺术的感觉往往是准确的。那位外国同行对汪洋有点敬畏的评语，虽然带有他那个国度的特点，但却相当深刻地描绘了汪洋的本色。不错，汪洋确曾实梦想并且也亲自做过导演，但是他最终还是义

无反顾地离开了导演的“板凳”，当了三十多年厂长。50年代，我国文艺界的领导就称他为“电影事业家”。物换星移，岁月同经验与气魄同长共进，在电影事业上，汪洋确实当得起“大亨”二字了，而他本人，却依旧保持着一个普通红色战士的本色。

“大亨”而又是红色，足以说明他曲折的历史和曾经的成就。看看他走过的道路，也许会给我们许多启示。因为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毕竟也需要大批的具有真才实学的红色企业家。

1916年2月19日，江苏镇江染坊主添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汪洋。父亲并没有预见到这个新生儿会是日后的电影事业家，他本人对文学艺术没有丝毫的兴趣，在他看来最能使家人填饱肚皮的东西便是染缸。所以，在儿子读过几年“子曰诗云”之后，便送他去专为商界子弟开办的镇江润商学校读书，希望他能成为新一代的染坊主。然而汪洋做医生的哥哥汪惠仁却和中国现代史上著名学者李公朴是换帖的盟兄弟，这微妙曲折的关系改变了汪洋的生活之路，使他最终步入了电影界，并且在这个领域里展现了他运筹经营的才干。生活给他打开了他从未想到过的另一扇大门。

1934年，18岁的汪洋来到上海，李公朴推荐他到当时颇负盛名的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作实习生，汪洋从小喜爱美术、雕塑，那时就常给教育馆的杂志画些地图和统计表格，他的才能受到人们的称赞。谁知道，有一次他打罢篮球归来，征尘未洗，赤膊短裤，正好遇见教育馆的主持人。这个迂腐的官僚，认为汪洋的样子有失儒雅之风，便命令这位未来的“大亨”“开路”。李公朴又介绍他到自己主管的申报图书馆去做练习生，专司图书借阅之职。在那里他绘制统计表格的才能再次受到同仁一致的赞美，图书馆、阅览室，处处张贴着他画的形象化的生动精致的图表。他白天埋头工作，夜晚，参加读书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识，这是他青年生活中一段颇为愉快的岁月。可是，代替李公朴的一位临时总管，看不惯李公朴的“新政”，要重整“朝纲”，把几个爱好新知识的青年开除，其中便有汪洋。李公朴是一位伯乐式的人物，他第三次伸出援助的手，介绍汪洋去找沈兹九。沈的弟弟沈西苓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赫赫有名的大导演。但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能跻身电影界并非易事，尽管有李公朴、沈兹九这些名人的举荐，汪洋还是以非凡的耐心和执着，一趟趟地求人、催问，足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明星公司老板周剑云的允许，进入了明星影片公司美工科任美工助理。在那里，他的绘画与设计才能又一次得到展示。他经常清晨到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办公室去，勾出摄影棚里每部戏的布景地位图，使得张石川每天都清楚地知道有几部戏在拍摄，布景占了摄影棚多少位置。他在汪洋的劳动面前流连沉思，却不能理解这位年轻人。

汪洋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地方，不是明星公司，而是在赵丹等人组成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舞台上。业余剧人协会要上演俄国名剧《大雷雨》，请明星公司的摄影助理朱今明（朱今明与赵丹、顾而已同为江苏南通人）来搞舞台照明。朱今明就拉汪洋去助阵。这两个雄心勃勃的青年，竟然“土法上马”，自己制造了云灯、风车，在上海舞台的天幕上，第一次出现了闪烁的星光、弯弯的新月、流云飞逝、电闪雷鸣。《大雷

雨》演出之际，观众狂热地为舞台美术鼓掌，报纸上也同声赞叹，赵丹等演员更是兴奋不已，纷纷以啤酒向这两位幕后英雄致贺。可这二位“呼风唤雨”的好汉，却由于数夜不眠，困得连啤酒瓶也拿不住，乒乒乓乓落在地上。朱今明和汪洋的本领得到了公认，从此，《武则天》、《罗密欧与朱丽叶》、《太平天国》、《原野》一部部戏接连上演，轰动了上海滩。然而，明星公司也开除了这两位激进的艺术家。

正当汪洋沉醉于艺术、在舞台上耕云播雨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炮声震坍了艺术的象牙之塔，“淞沪战争”使正直的艺术家们热血沸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进步艺术工作者组织了救亡演剧队，分赴抗日的前后方。汪洋加入了救亡演剧四队，辗转于沪宁汉之间的城市乡村，后来，来到重庆。正是这段艰苦的历程，使汪洋在民族灾难和抗日的热潮中走向成熟。他决心投奔延安，奔向红星照耀着的地方。经由冯乃超、任泊生、李初梨的介绍，汪洋随二十多人组成的一支队伍从西安步行至延安。皮鞋破了换布鞋，布鞋破了换草鞋，十几天后（1938年春），他终于踏上了自由的土地，然而，出发时带的满满一皮箱巧克力糖，却引起八路军哨兵同志的不安，他们怀疑这一块块黑色的巧克力是鸦片。当时延安正严厉禁毒，汪洋只好表演给他们看，把黑块扔进嘴里吃起来，这段小小的插曲，足以反映从上海亭子间来的文艺家们进入革命队伍时的窘相。

汪洋原曾热恋过的女青年，先于汪洋进入延安。而当汪洋也踏上这抗战的圣土，爱情早已被抗战的烽火烧得无影无踪。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一旦融入这革命的大军，都必须自觉地服从这神圣的原则，汪洋也不例外。他加入了艾思奇、柯仲平、刘白羽等人工作的文协。不久，毛主席派刘白羽、欧阳山尊、金肇野、汪洋、林杉（诗人）等陪同当时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深入华北敌后战场巡视。这对于汪洋来说，是一段极其宝贵的经历。三个月里，他们走遍了八路军领导的主要战场，会见了贺龙和聂荣臻将军，接受了深刻的教育。巡视期间他拍摄了许多照片，这照片集由毛主席题词“华北还是我们的”，并在延安举办了专门的展览。

三个月的敌后战斗生活，使汪洋决心弃文从武，向往当一名敌后游击队长。因此，1938年8月，他一回到延安就报名考入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又随二分校从瓦窑堡迁到晋察冀，迁校之前，汪洋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心想做游击队长的汪洋，在陪同卡尔逊巡视敌后时，曾看过晋西北战斗剧社、晋察冀抗敌剧社、冀中火线剧社的演出，对于他们简陋的农村舞台，印象极深。如今他以一个战士身份重新来到晋察冀，想为那些过去的同行做些贡献。他在学习站岗放哨的间隙，写了一篇关于可以用两头骡子拉走的“蓬帐舞台”¹的文章，附上自己设计的草图。这篇文章使他做游击队长的理想化为泡影，二分校校长陈伯钧下了“死命令”，派徐曙、严寄洲把汪洋的背包扛起就走，任命他为

¹ “蓬帐舞台”是汪洋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任副社长时发明的一种流动舞台，形状如同蒙古包，长方形，当地百姓均称呼它为“蓬帐”，“蓬帐舞台”由此而得名。演出时，全社二三十人分工合作，四周拉绳子，中央竖起中央柱，大家协同配合，几分钟“蓬帐舞台”就落成了。演出完毕，用二十多分钟就可将舞台拆掉，然后用两头牲口驮走。“蓬帐舞台”为当时深入敌后巡回演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编者注

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副团长。从此，汪洋就在文艺战线上冲锋陷阵，直至在这岗位上将毕生献给了祖国人民的文艺事业。

二分校文工团的演出颇有名望，早已欣赏汪洋才干的聂荣臻司令员，便又调他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任副社长。在这里，他大显身手，利用汽灯在天幕上制造出电闪雷鸣、星月交辉，波涛汹涌、浪花飞溅的壮观景象，他被称为舞台大将。他还兼编剧、导演于一身，严酷的战争条件将他锻造成了一名文艺多面手。在此期间，他同全社战友一道奋战三天三夜，亲自执导，演出了曹禺的名剧《日出》。骡子鞍架做成的沙发，旧棉花制作的水獭皮大衣领，锅盖做的小圆桌，都足以乱真。寒天冻地，演员们虽然冷得打颤，但那战斗的、创造的欢愉，燃起他们内心的烈焰。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岁月，汪洋都兴奋不已，眉宇间闪出自豪的光彩，好像又变得年轻，愿意重过一次那艰辛且幸福的生活。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敌剧社进驻解放了的张家口。汪洋接收了最大的一座剧场，改名为人民剧院，担任经理。在这里，他有了足够的条件在舞台上制造种种大自然的奇观。抗敌剧社演出的《戎冠秀》、《子弟兵与老百姓》以及与周巍峙领导的、延安来的华北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剧《白毛女》，轰动了张家口，甚至吸引了大量北平的学生冒着危险来到这里，领受人民艺术的熏陶。

这时候，聂荣臻将军命令汪洋进入东北，面见彭真，请他分一部分原伪“满映”的电影器材和技术人员支援华北。当时，东北战局甫定，土匪还四处流窜。没有做成游击队长的汪洋，却在这次东北之行的往返路程中经历了多次残酷的战斗。不过，人员和器材都平安地到达了华北，于1946年在河北省涞源县建立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¹。电影队一成立，便利用几架放映机给部队、地方放映影片。影片都是苏联早期的作品，如《十三勇士》、《斯维尔德洛夫》、《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由于多次放映，加之放映机又是陈旧的老爷机，所以每次放映不是断片便是机器出故障，大家开玩笑地说：这些电影也是“三幕五场”，经常使观众不情愿地休息片刻。

1946年严冬，“电影制片厂”终于建成。不过，全部设备用一辆畜力大车就可拉走，这便是有名的“一辆大车的电影制片厂”。这个电影厂，完全凭借手工劳动，竟然连续制作了有声纪录片《自卫战争新闻》三集。1947年7月1日，当第一号新闻片的拷贝诞生的时候，大家喜出望外，欢呼世界上最简陋的电影制片厂取得的辉煌胜利。《自卫战争新闻》曾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放映，刘少奇、朱德等看了都非常兴奋，影片荣获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大功一次的奖励。

1949年北平解放后，汪洋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不久又升任厂长。从那时至他退休，30余年，“文化大革命”中北影的领导班子换了11次，粉碎“四人帮”后，汪洋已是第十二届厂长了。

¹ 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一部合并组成华北军区，晋察冀军区番号撤销。因此，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更名为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编者注

他这个厂长，可不是业务上的半瓶子醋。每次试映样片，自导演至照明、道具师、外加那些“明星”们，无一不提溜着心。因为哪怕是小小的布光上的失误、道具设计的毛病、表演上的疏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会毫不留情地指名道姓问你个七颠八倒。导演、摄影师如临考场，随时准备回答他的提问。要知道，他在30年代就是电影工作者，是个行家里手。1954年作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实习团的团长，他在莫斯电影制片厂待了一年多，此后又去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等电影厂考察、实习。“文化大革命”前，他还先后到过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考察电影事业。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又去美国、墨西哥、日本等国考察。因此，他熟悉电影生产的全过程，以及每个环节的关键问题；他知道当今电影生产技术发展的水平，也了解电影艺术的新潮流；唬住他是很难很难的。

他不是艺术家，但你万万不可低估他艺术的鉴赏力、判断力。他参与过许多剧本的创作，出主意，想方案，甚至也亲自动笔修改过，虽然这些剧本的作者名单中从未出现过他的名字；他“掺和”过许多影片的导演，看分镜头本，看样片，甚至选择指定演员，帮助剪接，虽然也没有看到过哪部影片的导演名单挂上他的大名。北影厂曾生产过诸如《祝福》、《革命家庭》、《林家铺子》、《红旗谱》、《风暴》、《青春之歌》、《小兵张嘎》、《早春二月》、《泪痕》、《小花》、《骆驼祥子》、《夕照街》等等优秀影片，固然不能把功劳都算到他的头上，但谁都知道他在这些影片中耗费的精力与心血。

汪洋善于吸收人才，凡是他以为能干之才，无不尽力吸纳至北影厂内，因此而获得“收藏家”的谑称。他熟悉自己手下那些性格各异、爱好不同的艺术家。他善于调配人马，促成影片的生产，当他认定了某个题材、某部剧本、某位导演、某位摄影、某位演员，他就会像当年为进入明星公司而拼搏那样，施展他的韧性与执拗，甚至必要时动用心计或行政命令，来说明、劝服，乃至“强迫”有关人员实施他的计划。后来，他又有了新招数，组织了“智囊团”。在生产技术、行政管理、审查剧本、影片定稿各个方面，都建立起相应的参谋咨询机构，分头把关。必要时，还让这些顾问们亲临战场坐镇指挥，虽然有些老艺术家因此叫苦，嘴上说成了北影艺术生产的“碎催”，却为自己的才能与余热得到重视和发挥而暗自高兴。在汪洋率领的这群热心的“碎催”扶持下，大批新人迅速走向成熟，北影的生产也进入了新局面。1983年6月，就完成了全年13部影片的任务。其中有《夕照街》、《血，总是热的》、《武林志》、《包氏父子》、《泥人常传奇》、《哪吒》等颇受欢迎的影片。

汪洋对电影事业如痴如狂，须臾难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敏感区，那就是电影。只要是电影生产发展所必需，他就用尽一切力量去争取，同领导蘑菇，和有关单位交涉，甚至不怕别人说他“越俎代庖”，给别人出主意，以便得到自己想到得到的东西。粉碎“四人帮”后最初那几年，北影的生产不尽如人意，他就日夜泡在厂里，决心要使北影翻个身。

北影一直以油作燃料，哪怕是油料紧缺的年月，生产用的燃料也还是油。因为汪洋

容不得厂区上空有煤粉烟尘，这要影响拷贝质量。为了这些宝贝油，他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

外国有的，我们也得有。只要外国电影界使用了新的器材、设备，汪洋一定不遗余力搜求购买。难怪那个电影大国的代表团看到本国的最新产品赫然装置在北影的工作间，一个个惊诧不已，他们自己国家也不是每家公司都能用上这样的设备。

为了自力更生地发展电影技术，汪洋放手让技术人员各显其能，终于实验成功了单机放映的最新立体影片。为了这些立体影片的诞生，汪洋奔走、交涉，尽管招来了种种非议，却也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同情，因为打破对影片产生的“垄断”是电影事业改革的重要一项。

作为电影事业家，汪洋心里装着10亿观众，他相信受10亿人民欢迎的影片，世界电影市场就不可能小瞧。他坚持民族化的文艺方向，除了继续发扬北影改编文学名著、拍摄戏曲艺术片的优势之外，他还大力支持拍摄面向现实、反映生活的热流而且充满浓郁地方色彩，特别是北京风味的影片。他坚持越是具有中国味道、中国气派的影片，越能走入世界电影艺术的殿堂。《茶馆》、《骆驼祥子》、《夕照街》等反映新旧北京生活的影片一部部从北影诞生，逐渐显露出自己的特色，也受到外国电影界的重视与欢迎。

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开拓与外国电影界合作拍片的途径。北影是第一家与外国合拍故事片的具体厂家。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受到两国观众的同声称道。

北京电影制片厂还协助意大利及有关国家拍摄了《马可·波罗》，扩大了在电影事业上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这些合作，不仅扩大了中外文化交流，学习、借鉴了许多别人的经验，也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北影用自己的盈利，扩充设备，改善职工生活待遇，为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汪洋从不计较名位的高低。倘若他去做别的工作，也许会高于他生前的职位。然而，他却三十年如一日地乐于此，甘于此，满腔热情地要在北影厂这个基地上，实现他雄心勃勃的电影事业改革与振兴的理想。对于他心爱的电影事业，汪洋有一套振兴起飞的蓝图。他要把北影办成既是制片厂又是艺术团体，又是培养人才的学校，让它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基地之一。对于全国的电影事业，他也有颇为宏伟的设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愿付出整个的生命。

有人说：“汪洋不是帅才，而是将才。”他颇以此自诩。既非帅才，便不争帅位，而是充分发挥自己脚踏实地实干家的才干。他知道自己不是个政治家，但是他知道自己是可以率领一批人为党的事业而冲锋的战场指挥员。所以，对党的方针政策，他总是大声呐喊和呼号，身体力行加以贯彻。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30年代成长起来的左翼文化人的时代烙印：除了党的理想与事业，他们几乎没有个人欲望，总是把自己的欢乐与愁苦同党联在一起。他豪爽、爱激动，只要他脸涨得通红，睁大双眼，接着准会有使屋瓦为之震动的粗声大气吐出嘴来。然而，他又不计个人恩怨。今天，他指名道姓大“骂”你一通，明日或许马上给你安排最适合你特长的工作。你可以同他争吵，甚至击案拍

桌，直呼其名，然而你却别想从此不再同他说话。指不定哪天，他会找上门去，要同你平心静气地谈谈。他的一生自然也有错误对待同志的时候，却从没有因个人的私人恩怨而整过谁。他能团结人，虽然也难免“和稀泥”，但北影的领导班子却从未因他而闹僵过。他总是怀着由衷的敬意谈起他生死与共的合作者、副手、助手，赫赫有名的艺术家和那些正直善良、努力工作的普通人。“文化大革命”中，北影对立的几派，自然对汪洋同声“打倒”，但在私底下，互相争战的双方，又不约而同地暗中保护他。广大群众更是时时给予他关照。这悲喜剧颇为有力地证明他在广大职工心目中的威望，“人心自有一杆秤”啊！他常常被人挖苦“手伸得太长”，“对艺术干涉过多”，但你要他停止干涉，对他简直是难以忍受的事。人非完人，优点的延长也就变成缺点。假如你从这延长线回看去，你得承认，汪洋的许多毛病，究其发源之处，还不能不说这是长处。单是全厂上下，人皆可以善意地挖苦他几句，品头评足一番，甚或直言争吵，就足以证明他的心早同电影事业融为一体，不大顾及个人的私利和荣辱。他为许多在电影界劳碌一生的老职工的子女安排了工作，自己的亲朋与儿女却没有一个得到他的荫庇；他的孩子一个长期远在新疆，一位战斗在西藏边陲。汪洋能如此，不能不被视为难能可贵，也不能不引起全厂同仁的敬意。

但是，过度的热心，也就必然留下更多的“把柄”。忠诚者总是受到伪善者的攻击，私欲和阴谋的枪口总是在昏暗里对准站立在阳光下的人，那是好靶子。“史无前例”的风暴一起，文艺界头一批招灾惹祸的受难者中便有他。昔日的蓝苹小姐把他和夏衍、陈荒煤等一起在报上公开点名，第一批受批斗。他陷入了生平以来最大的苦闷。那时，他虽然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但也常常如往日一样衣衫整齐地登上被批斗台，或许这也是他抗争的方式之一。他终于挺过来了。依旧像过去一样亮起大嗓门，为北影的事业呐喊。这点儿精气神儿，也着实让人敬重。

1982年元旦，汪洋在职工大会上发表振兴北影的施政演说，宣言1982年要见点分晓，1983年更上一层楼，1985年要打个翻身仗。真是慷慨激昂，声震全场。对他的演说，全厂赞弹兼有。有人笑曰：“汪洋又在放炮。”有人摇头：“没有击中要害。”更有人莞尔评述：“汪洋历来如此。”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拖着病体，对未来做了那样光明的描述，给自己定下了在许多人看来是无法达到的指标。他的热情，他的创造精神，都使人感到他的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年轻的心。青春的艺术不正需要这种永葆青春的热情与活力吗？

1982年已经过去。北影的生产也见了分晓。有五部影片，获得了文化部、金鸡奖、百花奖三次大奖中的九项奖，还有一部影片获得国际影展的特别提名奖。汪洋并没有光说不练。自然，艺术生产不同于物质的生产，不能设想年年如此，但这毕竟可以算是北影振兴的信号。

1983年，汪洋卸掉厂长的重担。在一个阳光璀璨的春日，他同我在北影的林荫道上漫步，他环视着自己全生命所系的厂房，感慨地说：“像我这样的人，是时代的产物。

我们这代人，全是党在战争年代培育、教导出来的。我以后，不会再有一个汪洋，用我同样的方法、思路去工作。新的时代会造就新的人。”

他的心里翻腾着怎样的波涛，我不敢猜测，但这句话却勾起了我酸楚与敬意。没有了官职的重压，也许他会变得比先前更加聪明，可以冷静地回顾一生。他将有自豪，也将有遗憾，或许同他所献身的事业一样，是永久遗憾的艺术。但他将会尽可能地把心力与才智贡献给新的电影机构，使后来者干得更好。岁月总有一天会中止汪洋在电影事业中的奋斗，人类也总是一代又一代地前行。他的功过，后人和历史会加以评断，后来者或许干得更加出色。然而，所有后人的功业，无一不是建立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开拓者的业绩是谁也不能磨灭的。当过了许多年之后，人们特别是北影的群众，一定会怀着深切的思念与敬意来述说这位电影厂的负责人，北影厂的开创者之一，这位优点与缺点都同样明显地袒露在群众面前，这位雄心勃勃的电影事业的实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汪洋。

1996年，他80岁。一个明媚的春夜，他在前门烤鸭店请几个朋友、下属吃饭，算是为自己庆生。客人是谢铁骊导演、才汝彬大制片、汪洋的秘书费俊和一位联系吃这顿饭的北影工友和我。这顿饭一开始有点庆生的意思，却没有鲜花、蛋糕。因为事先汪洋通知只说吃饭，没说庆生，而且当时谁也闹不清他的生辰具体日期，他也从未在厂里过生日。这顿饭始于强做的祝贺与高兴，接着转为淡淡的忧虑和哀愁。他对于即将在实践中被消逝的管理经验而痛惜，有剜心之痛，却无奈于连干预和建议权都全盘“扫地出门”。汪洋在席间仿佛快乐地高声宣布：今后他只有休息，“吃喝玩乐，不犯法！”我总觉得那声音里有隐隐的心痛和压抑的呜咽。他的“吃喝玩乐”其实很一般：无非是北影大食堂的炒饼炒饭，此后怕再也难吃到。他吃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北京的烤鸭和他家乡的红烧狮子头，以及司徒慧敏先生独创的“司徒鱼”，经他改创命名为“汪氏鱼”而已。他的底线“不犯法”宣布在90年代，应当说是走在时代风气之先，其自觉与严格要求，今天依旧值得肯定。

谢导和汪头性情相投，共同为北影的未来命运担忧。汪头退了，谢导依旧还挂着艺委会主任的头衔，但早已被架空，他甚至在厂委会上声明为了保证影片剧本的质量，应当加强对剧本的把关，不能厂长一人说了算。艺委会的文学部代表应有一定发言权和决定权。他甚至说文学部代表来开会，他可以付出租车钱。于蓝大姐也同声附议……

三年后的冬天，汪洋病倒在协和医院。鼻孔插着管子，昏昏沉沉地走向幽冥。假若盘点一生，我想他应了无遗憾。但从历史来看，我以为在抗战相持阶段他和刘白羽、卡尔逊等人拍摄的200多张战斗照片，因为环境的恶劣，其中大部分未能留存，是个遗憾。否则，就成为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牵制和抗拒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兵力的铁证。但这遗憾属于历史，罪在侵略者。

他在弥留之际，唯一一次睁眼告别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竟然面对的是和他同属龙、小他一轮（12岁）的于洋。两位北影旗帜性的艺术家、事业家的告别，那深沉的、

序：红色电影“大亨”——记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汪洋

颇具哲学意义的目光的闪耀，令所有的人深长而思。

汪洋走了，去和天上的故友、同志会合。唯愿那些先贤在云端俯视时，能够欣然而泣，洒下润物和育人的春雨，让我们昂然前行。

是为序。

2015年12月11日

于京华寤斋

目 录

序： 红色电影“大亨”

——记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汪洋 苏叔阳 / 001

第一部分 战火洗礼中的汪洋

初入明星公司	杨天贻根据汪洋手稿及口述录音资料整理 / 002
战争年代的汪洋	杨天贻根据汪洋口述录音及资料整理 / 006
沙飞、汪洋和卡尔逊	蔡子锷 / 011
培养我们成长的抗敌剧社	汪 洋 林 韦 / 014
与汪洋战斗在《日出》	刘肖无 / 025
人民剧院闪光的足迹	苏 凡 / 029
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	汪 洋 / 031
我在华北电影队的日子	(日) 小野泽亘 / 038
我的回忆	(日) 清岛竹彦 杨峥 译 / 042
汪洋同志和华北电影队	马玉印 / 047
为庆祝华北电影队成立5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的申请	汪 洋 / 050
华北电影队成立50周年讲话	张 庞 / 052
接收“中电”三厂	杨天贻根据汪洋口述录音资料及史料整理 / 054

第二部分 创“金字招牌”的汪洋

一、讲话/发言 / 059

学习苏联电影 加强中苏电影合作

——在中国电影工作者赴苏实习团见面会上的讲话	汪 洋 / 060
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的讲话	汪 洋 / 064

以更新更美的影片向党献礼

——在北京市教、文、卫、体等社会主义先进单位和
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汪洋 / 066

北影50条 汪洋 / 072

告全厂职工书 汪洋 / 075

加深理解 珍惜友谊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首映庆功会上的讲话 汪洋 / 079

广州电影人聚会上的发言 汪洋 / 080

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3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汪洋 / 081

“荒煤文艺生涯60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汪洋 / 083

二、工作汇报 / 087

关于舞台剧《万水千山》的改编问题

——给聂荣臻副总理的信 汪洋 / 088

关于《东方歌舞》的拍摄

——给陈荒煤、夏衍同志的信 汪洋田方 / 089

关于电影《水上春秋》的修改

——给夏衍同志的信 汪洋 / 091

关于解决北影职工宿舍问题

——给夏衍同志的信 汪洋 / 093

关于影片《大破天门阵》的拍摄

——给陈荒煤、夏衍同志的信 汪洋 / 094

关于影片《红岩》的修改

——给陈荒煤、夏衍、司徒慧敏同志的信 汪洋 / 096

关于《芦荡火种》的拍摄

——给夏衍、陈荒煤同志的信 汪洋 / 097

关于电影改革

——给中央书记处的信 汪洋 / 098

目中有人

——对电影怎样为“四化”服务的一点浅见 汪洋 / 104

关于改革电影试点的想法

——给王任重同志的信 徐桑楚 苏云 袁小平 田炜 汪洋 / 106

关于改革电影发行体制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 108

关于北影队伍建设的报告	汪 洋 / 111
关于申请成立“夏衍电影文化中心”的报告	
汪 洋 陈荒煤 丁 峤 冯 牧 滕进贤 李 準 / 116	

三、工作总结 / 119

我在北影三十五年	汪 洋 / 120
中国电影工作者赴苏实习团工作总结	汪 洋 成 荫 / 146
三次出国考察学习情况的汇总	汪 洋 / 151
北影1958—1960年三年总结和1961年基本总结	汪 洋 / 155
1960年第一周工作总结（1月4日—10日）	汪 洋 / 163
1963年成立生产指挥部的经过	汪 洋 / 164
北影四个创作集体的形成过程	汪 洋 / 165
1980年7月生产情况总结	汪 洋 / 170
中国电影家协会代表团访港工作小结	汪 洋 / 173

四、汪洋论影人影事 / 177

火一样的文艺战士

——悼无产阶级艺术家崔嵬同志	汪 洋 / 178
痛悼电影艺术家瞿白音	汪 洋 / 182
星光不灭 阿丹永生	汪 洋 / 183
孙道临与北影的天然之缘	汪 洋 / 186
奉献与超越	

——悼人民电影艺术家朱今明	汪 洋 / 188
怀念袁牧之同志	汪 洋 / 190
赞田华	汪 洋 / 193
祝于蓝的艺术青春永远芳香	汪 洋 / 196
清明忆筱璋	汪 洋 / 198
应当永远记住他的功绩	

——写于陈荒煤80寿辰	汪 洋 / 200
忆田方	汪 洋 / 202
三言两语话夏公	汪 洋 / 206
《吕宪昌同志纪念文集》序	汪 洋 / 208
纪念中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史东山先生	汪 洋 / 210

回忆沙蒙	汪 洋 / 213
荒煤去了	汪 洋 / 216
追思水华	
——《水华集》序	汪 洋 / 220
谈谈水华的“慢”	汪 洋 / 222
回忆导演凌子风	汪 洋 / 224
怀念丁里同志	/ 226
李准的北影缘	汪 洋 / 229
忆往事	
——回忆周巍峙同志	汪 洋 林 韦 / 233
怀念彭真同志	杨天贻根据汪洋手稿及口述录音资料整理 / 235
忆周恩来总理对北影的关怀	杨天贻根据汪洋手稿及口述录音资料整理 / 241

五、部分影片拍摄始末 / 253

《祝福》拍摄的前前后后	/ 255
《上海姑娘》的拍摄经过	/ 257
《林家铺子》的拍摄经过	/ 258
《青春之歌》的拍摄经过	/ 260
《水上春秋》的拍摄经过	/ 263
《革命家庭》的拍摄情况	/ 265
《红旗谱》的拍摄经过	/ 267
《杨门女将》的拍摄经过	/ 270
《洪湖赤卫队》的拍摄经过	/ 272
《野猪林》的拍摄情况	/ 275
《红河激浪》拍摄始末	/ 277
关于《早春二月》的一些问题	/ 281
《青年鲁班》拍摄前后	/ 285
《草原雄鹰》的一些拍摄情况	/ 288
《千万不要忘记》拍摄始末	/ 290
《烈火中永生》拍摄前后	/ 293
电影《红楼梦》的答问录	汪 洋 方 伟 / 295

第三部分 影人忆汪洋

汪洋同志与田方及我

——深情的怀念	于 蓝	300
智者汪洋 勇者汪洋	马德波	302
汪洋代表组织培养我	王 雄	305
我和北影厂长汪洋	刘晓庆	309
痛忆老战友汪洋	严寄洲	318
北影，每一次心跳都为你！	苏叔阳 石 侠	320
他心目中有群众		

——深切悼念汪洋同志	张华勋	339
------------	-----	-----

杰出的电影事业家汪洋同志	陈 播	343
汪洋，你听见了吗？	欧阳山尊	347
悼汪洋	孟广钧	350

“金字招牌”的缔造者

——深切怀念老厂长汪洋同志	赵 元	353
汪洋与敌后戏剧	胡 可	356
汪洋厂长二三事	段吉顺	359
一个好大的声音没有了	俞 平	367
亦师亦友忆汪洋		

——汪洋百年诞辰有感	黄健中	370
------------	-----	-----

给在天国的老领导一封信	彭名燕	375
永远记住汪洋	董克娜	378
深切的怀念	韩三平	380
汪洋厂长，您走好！	谢 芳	382
怀念汪洋	霍 庄	384
忆汪洋同志	戴光晰	388

附录一：汪洋生平年表 / 392

附录二：北影影片获奖一览表（1954—1989）/ 399

后 记 汪林立 / 402